



12

~ 16
4035
8



香園

111

8.8.85

大

韓昌黎集卷第十三

明倫彙編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子產不毀鄉校' and '明倫彙編'.

特研圖書

NO. 29 113

29.9.9

大野 教授

八 16
4035
8

< 99-124 >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三

雜著

明馮李蔣之翹輯注



子產不毀鄉校頌

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

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日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日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文氣質實得頌體近似兩漢之遺茅坤日子產之識遠故不毀鄉校退之思深故為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

鄭僑音喬。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孫子國。

韋昌黎集卷第十三

之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相去聲下同安一

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本一作知教昨僑與

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車牽用韻如此詩

善維否我於此視鄙音川不可防言不可弭左傳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

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穀梁傳上

在下聞則塞則下聞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上聾

使監古衫切○國語厲王虐國成敗之迹

昭哉可觀哉或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

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

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旁達或作於岸四

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理下或有者字○不第掉

尾應前肩而諦實蘊藉

釋言此元和二年春作篇中所指宰相

裴培也國語云驪姬使奄

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

取此○退之此文有不勝憂讒畏讒

之意翹固才遠遜退之而平生所得

之意翹固才遠遜退之而平生所得

之意翹固才遠遜退之而平生所得

之意翹固才遠遜退之而平生所得

之意翹固才遠遜退之而平生所得

之意翹固才遠遜退之而平生所得

之意翹固才遠遜退之而平生所得

之意翹固才遠遜退之而平生所得

之意翹固才遠遜退之而平生所得

之意翹固才遠遜退之而平生所得

謗譽殆是同病然最不好稱難一仕
衆口悠悠而已嘗作讒賊有云固余
知審審而而譙讓兮其露臆之如此也
揭規矩以改錯兮寧異誦者惟以
溢成也友人宋白均開之日退之蒙
議尚釋言以求世諫今子乃云然正
恐讒子者
未也耳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日字愈自江陵法曹

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

坐或無下公字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

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

通以來我下或無為我字而有盡字一通以字愈

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

著于今按著于篇雖古語然施之於此似不
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此語以為奇也獻下

或有之字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

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

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

子其慎之日有下或無為字愈應之曰愈為

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謂三公

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

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

語相國之禮過矣以或作巳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
 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
 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
 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非是宰下或有相字
○國語自敵以下則有讎注敵體也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
 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
 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
 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或無乎字夫敖雖凶德

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
 於今扳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
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宿資貨
或作宿貨蓄資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
 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巇許宐反要平聲若夫狂
 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
 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急於割自故不覺其言之
若自詛也足見退之學力未到處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
 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相或無歟字既累月

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
 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
 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治或作理居則
 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
 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不
 或有不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
 字非是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
 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
 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為之解以
 真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字見晉
 確殷浩語當

設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

戰國策

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市之無虎明矣然
 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
 而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又甘茂曰昔
 曾子處費人有與曾子同名者而殺人曾子
 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人織
 自若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
 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
 斧踰牆而走夫以曾子之賢與母之信也而
 三人疑之則慈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
 讒疾而甚之之辭也詩見小雅又曰亂之初生
 僭始既滔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

乏之謂也詩見小雅巧言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既托已之自為解至此不能無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會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聰或作聽非是亂世一作世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聰視或作

視聽進而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或作而進慎或無而慎字○三見愈何懼而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或無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或皆作相國乃今或作今乃又無矣字既下或無而字○始以叙事起此又以叙字結勢

亦率然兼一
句總收妙甚

愛直贈李君房別

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為徐帥公佐其幕李

君房張婿也貞元六年進士公此文十又在徐作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鳥可得
邪鳥或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
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
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乎或南陽
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公下或天下之所窺
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其有

或作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

而遊矣在下或無此字此言而公信之者謀

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

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

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

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

為南陽公愛之為南上或又未知人之舉李

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或

且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

得之彼為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

惜或作愛

張中丞傳後叙

歐陽脩跋張中丞傳後

乘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輪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疎畧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入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按歐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并舊傳為之矣○退之此文以叙事夾議論其得之悲歌慷慨者為

多新史特載之於許遠傳後以愈褒貶尤甚故著之云黃震曰補記載之遺落暴赤心之英烈千載之下凜凜生氣茅坤曰通篇句字氣皆大史公體非昌黎公本色今書畫家亦有效入而得其解者此正見其無處不可才力

特偉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閣

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

字○張巡字

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畧畧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開元末擢進士第為清河令調真源令祿山反巡率吏士哭於玄元廟起兵討賊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合賊攻睢陽圍四十日城陷不屈遂遇害與南霽雲等死者三十六人翰以文章

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

遠立傳許遠杭州鹽官人敬宗曾孫寬厚長

名拜睢陽太守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乃以

遠使國威喪劍巡功業墮敗請追奪官爵以

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

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

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

遠後巡歿不足惑若曰後歿者與賊其先巡

歿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

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

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

紛紜不齊故翰傳亦闕其事而退之云云

不載雷萬春事晉尾

雷萬春事巡爲偏將令

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

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翹按公此文特

著許遠南霽雲事以補翰傳之所不及未嘗

及雷萬春一字也而此乃云爾疑誤雷萬春

當作南霽

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

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

巡俱守歿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歿先後異

耳開上或疑當有然字○茅兩家子弟材智

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歿而遠就虜疑

畏歿而辭服於賊詳見遠誠畏歿何苦守尺

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

睢陽食盡巡出愛妾當其圍守時外無虍

蟻子之援蚍蟻音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
 語以國亡主滅語或作略賊滅下或有悟之
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六將六人白巡
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
益勸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
 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
 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
 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
 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其徒
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邪上或
無之字○虞集曰洗發痛快入骨髓全是子

長神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
 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
詬或作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
詬非是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
 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
 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
 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此段全以取譬
便一句住有筆力茅坤曰以上專為世之謗
遠者詭而直之以下纔併入張巡並論本末
 當一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

而途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
 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
 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之卒或無之
字創楚良切
 羸倫為切○當時必有謂一公當去之大郡
 而守之不當守雖陽小邑以自固者故退之
 云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
 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
 其誰之功也之或不無之字非是○司馬光
日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之功
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若取江淮
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
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取越過其南耳
 當是時棄城而圖存

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
 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途
 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數所指切攻或作功
明辨兩人之功至今不
浪以數言為之定案也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
 府屢遣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
 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府或作州○時詔贈
州大都督皆立廟睢
陽歲時致祭號雙廟
 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
 也或無之字○南霽雲魏州頓丘人少微賊
為人操舟祿山反鉅鹿尉張治起兵討賊
拔以為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為先鋒
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

待一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始被圍築臺募萬
 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哨鳴而來者乃
 霽雲也賀蘭進明以御史大夫代巨節賀蘭
 度屯臨淮觀望莫救雲特往乞之云云賀蘭
 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
 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疆聞之具食與樂
 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
 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
 不下咽○睢陽今河南歸德府治因拔
 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
 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

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
 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
 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
箭或作符歸或作師非是○述霽雲一段
 仇健急利說得淋漓之極逼是馬遷蹊徑城
 陷賊以刃脅降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
 降霽雲雲未應或無無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
 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
 有言雲敢不效即不屈欲將或疑張籍曰有
 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

或作及其常或作嘗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
 時年六十餘矣或無下嵩字○和州今屬南
舟待項羽即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
此其縣今廢所不讀或無嘗字○臨渙籍時尚小麤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
 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久或嵩曰
 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
 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
 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

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
 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
 立書未嘗起艸起或作有○劉夢得嘉話載
或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
激勵將士賦詩有云畏瘡猶出陣飲血更登
陣又夜聞笛聲詩云管開星月近初守睢陽
戰苦陣雲深觀之則巡之文見矣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或無
戶字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
 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
 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巡曰汝

勿怖歿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

不亂陽陽如平常絕妙寫生手是處遠寬厚長

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日後於巡呼巡

為兄歿時年四十九呼巡或呼之嵩貞元初歿於

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

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

河中府連理木頌

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為河中府國

朝復為蒲州屬山西平陽府孝經授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公

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潭城也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

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

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

殆或作始或無五字皆非是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

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

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非是人樂

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

心歸民于理具體或作上下非是天子是嘉俾錫

勞王王拜晉天子之先庶德昭融神斯降
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勞去聲之
柯或作枝

柯乃與下文同榮爲一句承一作木皆非是
理母語贅句分而韻不叶失之遠矣○殊本
連理之柯卽今所謂頌之木也同榮異壟之禾
卽書所謂異畝同類之嘉禾也蓋追爲前日
之預言而汎舉其類耳司馬相如所謂
謂雙貉其抵之獸其句法亦類此 吾僕之
產茲土也久矣僕通作奚或無之字
按之字疑當作其 今欲明

于大君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
無極王余抑也欲或作將王余抑也或作余
抑王也或依上文作王抑余
也皆非是抑余余抑
蓋互文以叶韻耳 奮肆姁媮不知所願

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姁音呼媮音俞○姁
媮美態也莊子康衢

章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洵或作
詢非是願
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
人或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公時佐董
道在汴州作○陳師道

日返之作記記其事
耳今之記乃論也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

門或無隴西二字非是○隴西
公董晉也見一卷復志賦 越三月辛巳

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

軍司馬實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
賓客以落之廣韻凡宮室始成之祭曰落士女蘇會闐郭
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
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
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距或作拒不合或作弗合湛或作沈舟不或作舟用今按本文其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宜洩之患故須作水門耳上文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為虛設而其下句亦不應著然字也以不作為用字者誤○汴河在今河南自滎陽達開封府

城西至中牟界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空

訛言屢騰詩民之訛言注歷載已來孰究孰

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

威囂童噉噉劫眾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

噉音叫噉古呼字○唐書宣武李萬榮死鄧惟恭總其軍晉受命為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帝錄其繫李迺勞貸其成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
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拯或作持弗肅弗厲
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丕穀穰熟既庶而豐人

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

一本無此二句非是疑後人惡

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朱注辨之甚詳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

風氣以開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

之匪為觀遊開或作杆渾胡本切○渾渾不

深廣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

隴西公是宣文一作非是河之云云源于崑崙

君切○說文云云水出其東北天子萬祀公

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日尚俾來者知作

之所始語莊而雅近似秦紀之果東觀刻石辭

燕喜亭記

燕或作宴○此記公為陽山令時為王弘中作弘中字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公二卷送靈師云落落王員外是也亭在連州陽山蓋連之屬邑云○退之此記亦平平叙事耳其點綴絕佳處如鳥路河梁思議都耽虞集日淋漓指畫之態是得記文正體而結局特高歐公文大畧有得於此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

佛下或有之字慧下或有者字○二卷異日公有送惠師詩即元慧也景常未詳

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

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

輦糞壤，燔，樞，翳。樞或作焚，樞側師切。○詩其

日翳。○郭正域曰：樞其翳注木立，或曰樞，自翳

古人何嘗不修句，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

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

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呀音輟，窪音陞，穴通

也。老子：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

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

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

除寒暑，皆非是。○左傳：禹備小人皆有闔廬

以避燥，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埃，德之丘，蔽

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丘上或有名

字有埃，下或有不

德字。○說文：埃，立而待之也。漢其石谷曰謙

賈誼傳：埃，罪長沙，即古侯字。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

道，虧盈而益謙。詩：振鷺于飛。注：鷺，白鳥。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

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詩：秩秩，德音

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

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

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

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

或作頌者，今按頌字疑衍文。○唐順之：頌

日請名至此，數段奇在用爾雅釋文體。於是

章句卷十三

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或無老字而或作

州之老民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

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

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平各下二有於

其字直音值或讀如字一作多一作空皆非

是地職一無地字其人無一字○直當也

如史記樗里子墓正直其北匈奴

奴傳諸將居東方直中上谷也

郎貶秩而來無郎字皆非是次其遺途所

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涉浙流浙音錫

各今有浙川縣以浙水得名本楚之析邑漢

書所謂析縣者也流在今鄧州真屬河南南

府臨漢水升岷嶺以望方城方城在今承

荆門下岷江荆門山在空都大江南岷江疑

卽巴東蜀江其源亦發蜀過洞庭上湘水行

衡山之下嶺音琛○郴州今屬湖

庚始安臨賀暖蚊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

詭之觀空其於山水既聞而厭見也暖一作

抽瑰一作壞或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

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

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

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而字無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豪諸本

濠石或作壁地理志濠初作豪元和三年改爲濠按顏魯公干祿字樣及唐韻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皆與地理志合但通典以爲州名字本作濠偶脫中間去水一節耳故退之作記時尚爲濠作濠字者誤矣○此記當在貞元十八年作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毗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或而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士或作事守或作定

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祈或非閱辨通敏兼入之才莫宜居之閱或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或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置徐泗豪三州節度使歷十一徙張建封爲之南陽公謂建封也年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

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
 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
 祕書省校書郎方為之隴上或有日字○孟
 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年進士或
 云公賜李君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或
 實恐是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
 博也博也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
 閣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
 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
 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人苟下
 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或有有

川流而鳥雲飛也

章或作扶或作華泳或作伏或無也字

愈樂

是實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

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記字下或無之字來字上或無

畫記

昌黎此文其法全得之考工記故

能修疏而不直錯綜而不紊後人
 倣之如作西園雅集之類雖自九如
 潤色殊乏之古韻讀昌黎遠矣蘇軾曰
 世有矣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
 能為退之畫記此大矣也茅坤曰妙
 處在物數龐雜而詮次特悉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

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太
 旗前立騎下或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
 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
 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
 羈勒立者二人勒音的馬韁也騎而下倚馬臂隼
 而立者一人隼擊也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
 牧者二人徒下或無而字驅牧或作騎牧非是如徒則非騎矣坐而指
 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
 執械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

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或無方字坐而履足
 者一人坐上或有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
 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
 一人具或作且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
 人二或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或無者字
 一人字疑當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
 婦人或作婦在負者之下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
 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太小百二十有
 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為或作焉屬上句非是○以上結束

畫人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
一曰段又有上者下者上下文意相屬一也亦有馬
 之下者焉又一作亦一也亦有馬焉皆非是
 行者牽者牽或作奔今按牽謂牽而行也後
 無四涉者陸者有走者則奔者為重履非是或能
 字承涉者而言陸為方出水也
 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
 者二三字齧者齧音纈又下飲者溲者涉者降
 非是沒切齧也齧也飲者溲者涉者降
 者疥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喜下或怒
 相踉齧者齧音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
 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

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為或作焉屬上句
畫馬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橐駝三頭橐或
一曰段下同漢書注橐駝者言驢如橐駝之數而
 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
 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
 甲冑之屬鉞孟簋筮筐篔簹釜飲食服用之
 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
 妙楯音盾簋音登鉞其綺切用下或連投壺
一曰字而無器字非是史記虞卿躡蹻
 有足日鏡無足日釜○又結束畫雜物一曰段

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
生申叔者或無字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沈括曰彈碁

碁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手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愜之以為非

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藁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字藁或作叢明年出

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

戚然感上或有所字或無若有感然四字○

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字或作手之所摹也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嘗有志乎茲事

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國

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或無始字今以下文夙好之語推之

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

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崔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領下髭。記謂再進，再屈于人，屈當作出字，乃與詩意合。○

退之此記實清麗奇崛，其清麗可及也，其奇崛不可及也。唐順之曰：此但說斯立，不得盡職，更不說起記壁之意，亦變體也。茅坤曰：憤當世之丞，不得盡其職，故借壁記以點綴之。而詞氣多澹宕奇詭。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

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睨

丞曰：當署。鴈或作鳧，曰下或有三丞字。○樓丞助曰：叙事如畫，惟班馬有此。

涉筆占位，署惟謹。涉或作濡。目吏問：不可吏曰

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

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訾

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劾，或作該，數所矩切訾，將此切訾，牛力

切。○訾，不肖語也。前漢：警警訾訾，說文：不肖人也。諺數慢謂諺語之所舉計者，以丞為慢之最，且至以相訾訾也。○在唐時，故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進，日大以肆。

進再屈口人一本無再進二字或無下再字
 以或作以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
 進再屈口人而屈下二字皆作千字云斯立
 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
 千人也今按唐本皆脫字况唐人試宏詞者
 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
 恐非是俗本皆作於字或疑千當作其如云
 屈其坐人也然無所據姑放元和初以前太
 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
 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
 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
 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
 耕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皆下或
 皆自然

字負余上或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黃霸傳
 少學律令喜為吏耕音藥岸下或無而字為
 之或作為文而讀連下句曰為文丞丞廳故
 言猶文具也其說不成文理非是
 有記壞漏汚不可讀丞字或疑斯立易稱與
 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
 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灑灑循除鳴
 從從木灑音號斯立痛掃灑對樹二松日
 談文從一枚也
 味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日下或有不字○數語
 清微簡澹使人自遠
 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滕王閣在今江西南昌府章江門上唐高宗子元嬰封滕王時建○退之自袁州作此記凡不五百五字首尾叙其不獨到為歎而終之曰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賦蓋叙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歐陽永叔尹師魯皆為峴山亭記蘇子美為照水堂記蘇子瞻為遠景樓記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畧同黃震曰燕喜亭記工於狀物掌書廳記工於言情畫記工於於叙事藍田丞廳記叙崔斯立盤鬱之懷滕王閣記自叙其慕遐想之意隨物賦形沛然各縱其所之無拘也茅坤曰通篇不及滕王閣中情事而止以生平感慨作波瀾婉而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

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則或作當臨觀或作登臨特或作時

非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公自注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

賦今中丞王公為從事日作修閣記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

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

以言事斥守揭陽或無事字揭或作潮○唐潮州本漢南海揭陽地

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

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

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於上或私喜幸無袁字

自語以為當得躬請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
 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
 願焉一本無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
 十一二字而償作賞下又增適字皆非是
 此言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
 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饗餼然後請
 觀乃從下門而入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
 入意亦相似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太原
 王公
 即件舒也舊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
 書舍人王仲舒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
 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
 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

皆罷行之行上或有而字非是○八州今俱
 屬江西洪州今南昌府江州今九
 江府饒州今饒州府虔州今贛州府吉州今
 吉安府信州今廣信府撫州今撫州府袁州
 今袁州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
 陰閉生一作施非是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
 得於湖山千里之外日一作月吾雖欲出意見論
 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
 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
 又無因而至焉矣或無矣字其歲九月人吏浹和
 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

淡音接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
 與去聲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
 理或作洽所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
 上或無公字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
 乎字為讀皆非是今按作乎語意輕脫不類
 公文亦非察屬所得施於長者蓋本作烏自
 烏而胡又自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
 胡而乎耳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
 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漫莫幹切漶胡館反
 非是瓦甃堅物破缺乃不可用而故則無害
 也鮮或作圭說見後祭湘君夫人文○前漢

為其泰漫漶而不可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工
 知注漫漶不分別貌既訖功公以歟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
 記之而下或無其字愈既以未得造觀為
 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
 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
 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年
 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某或作又
 記委婉曲折極有波瀾起處特述其勝槩以
 思一名見既而道經其處以為可以見矣而不
 見隨復移官其處以為必得見矣而又不見
 此雖終不得見而得以列名其上為文以紀

其事以希能一見也起伏照顧處章法絕佳

科斗書後記

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作書神農作穗書黃帝以蒼頡鳥跡為篆書因卿雲見作雲書少昊作金大鸞鳳書高陽製科斗書高辛作仙人形書堯作龜書夏后作鐘鼎書蜩蟻蟲名爾雅謂之活東古今注一名懸針一名玄魚通作科斗

愈叔父

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

當天曆世文辭獨行中

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

咸歸韓氏

上元辛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西雲卿為平淮碑又為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一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

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公父雲卿當肅代朝獨為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義節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則公所云蓋可見矣

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

同姓或只作配善或作蓋或作

蓋能皆非是○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詩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不分禮記又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不問可知擇木已無服矣故以同姓言之

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

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

董丞相晉貞元

中鎮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

作服之或授余

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

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官書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注

非也衛宏字子敬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

歸公歸登字冲之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

得其據依蓋可講得下或無其字據依或作依據○左傳無所據依

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

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畧識字

或無道字識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畱

月餘張籍命進士賀拔恕為以畱愈或無愈字蓋

得其十四文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

日右庶子韓愈記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四

明馮李蔣之翹輯注

雜著書

鄆州谿堂詩

并序。鄆州秦為薛郡漢
 鄆即此今為鄆城縣屬山東兗州府
 相傳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
 敢樹降旗而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
 崔侍御前白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
 獨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
 慰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
 鄆州谿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曰宗
 伯者文章宗伯也。文頗近質然卓
 犖有致度楊慎曰
 韓公本色如此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元和十四年二月

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除青淄十一州皆平命戶部侍郎楊於

陵為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

道東平郡即平盧軍所治今為平東州屬兗州府以華州刺史禮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

觀察等使鎮其地公下或有三摠字鄆音運濮音卜○馬公摠也字會元

系出扶風伏波之裔元和十四年三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

王遂為沂州刺史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上言三分其地者謂摠及此二人也鄆

見題注曹古曹國今為曹州屬兗州府漢古潁潁之墟曰帝丘今為濮州屬東昌府既

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舊史穆宗紀十一文一年六月鄆曹濮等

州節度賜號天平軍從馬總奏也上即位之二年名公入且

將用之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名摠還將

大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字此或有

或作以彼之上之三年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其曰上即位

人安於公也公為政於鄆曹濮

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

仁形於色樽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樽心一

竭心力樽或作竭一或作幾樽音亮切○國語樽本肇未注專也于時沂密

始分而殘其帥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

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

於政或作于政○幽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

以反鎮謂其月成德軍大將王延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魏謂二年魏博節度使田

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

三方置或作署或置上有署字○此謂二年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

也崔羣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

永恃以無恐一本無四鄰望之一句按文勢及當時事實當有若其無之則

下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性邪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

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馬使李正已為本軍節度使傳子納子師道至元和十四

四年敗凡將疆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

所根柢皆驕以易怨曹濮於鄆自為一句或作於曹濮州非是○極

力募鎮而公承歿凶之後撥拾之餘剝膚推

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自睽睽

持或作恃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

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

始至或無以憾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

肆字或作而憾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億

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億音輔罷滿慶切
 及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
 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下或有不也字○精於神全在此數語
 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
 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眾之和知
 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
 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
 既饗其從事陳會謂其眾言公之畜此邦其
 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繫公之化惟所令之

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管
 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說文繫繫也綴得也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
 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字無而字乃
 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有業有年壘與屨同○九壘九州也有荒不條
 河岱之間不或作有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視
 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
 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

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詩疏食心曰螟食根羊狼狼貪以口覆城音義同○

宋義曰猛如虎猥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吹之煦之摩手拊

之煦音箴之石之膊而磔之箴或作針膊音

左傳龍人囚盧蒲就魁殺而膊之凡公四

上注膊謂去衣曝之磔開也張也

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

不寧守邦師一作帥按平淮西碑公作谿堂

播播滾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實燕其

鼓駭駭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令有平聲讀公獨孤郁墓志

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萬物皆自理勿撓勿

櫻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吳才老

補音補韻二書其說甚詳○周官注疾雷擊

鼓曰駭西京賦駭雷鼓管子官如牛鳴盎中

徵如負衣覺而駭公燕谿堂實校醉飽滾有跳魚岸

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詩子有鐘鼓弗

也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賚替經詠律

詠音姬施用不差人用不屈施音谿有贊

有龜有魚贊吡實切公在中

滾右詩左書無我敦遺此邦是麻敦音亦麻本音休吐

貓相乳

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向美。是說先儒或以與連理木頌為幾乎論然反復終篇却以小事立論而關係太體古人文字往往如此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
或作其母一死其二子飲於成母母且成其
嗚嗚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
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
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
走下或無而字
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
者下或無也字

於所畜者乎哉

義上無仁字非是

北平王牧人以康

伐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

伐或作罰非是

國事既

畢家道乃行父子兄弟雍雍如也

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

其所感應名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

非此類也夫

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易中孚豚魚吉象信及豚魚也愈

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

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

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

之於身或失於子孫○失字下或並有之字

簡失得數語是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

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因叙之為貓相乳說

云可知知已下或無既已下

進士策問十三首

此非一歲所作編者

策問只舉一事之可疑者為問而不

徒為疑詞而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

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

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

吉凶一

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而後凶惟協韻

諸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

一例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從其

聲之諸者不能悉論也○書見周書洪範於

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

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

繫辭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虎父公

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注亦引

易幾事不密為訟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

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

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

蘇洵曰聖人之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諒非深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

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

此或作脫之耳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

與國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

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

夏殷下或無之字非是。高祖紀人承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野故商承之以文三王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政若循環終而復始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

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

遠下或無然字非是焉字屬下句讀但其下疑當有字焉一作鳥亦通其下疑或有字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典與霸亦有

尚乎無也或無典與字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爾

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

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

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

之戒足以為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

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

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又篇

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秦穆之德

為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

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

稷或作魯非是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

侵而亂之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

辨論其說在愛已不拔一毛以利

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為宋大夫在孔

子後有書七十一篇詳見十一卷讀墨子

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

廓如也或無其時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

可推而知不可平或無知字非是其所守者何事其

不谷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

何說之者或作之也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

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尚在一作在尚無將字作尚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非是○退之一生學術在諸生學聖人之道此故又不覺其形諸口也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服而誰

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人下或已作身今據上文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及議語勢非是

以疆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或無而字其實或作於實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蓋上或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

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
 司之不之知也不之或無之字宜矣今將自州縣始
 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或者可作其
 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為誰
 乎而或作所為或作其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
 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或無之所
問語俱變化此更覺其雋永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

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
 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聞下或無有字春秋之後其
 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
 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魏字或在晉下
然也三國之魏豈應累而不今天下九州四
言乎錙銖側時切銖市朱切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
 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勲力進
 者又有倍於是其為門戶多矣有倍或加倍而自
 御史臺尚書省以至於中書門下省咸不足

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此非官不足也無盡職之官也自是今古同弊可嘆可恨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委之以或作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語極簡反字

剖析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易上或有周字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為健乎二或作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於野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野下或有其字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之或無字

是非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
 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
 地此愚智所同識也者下或有在字豐上今
 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
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與張中丞
傳後城壞而其徒皆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
有此一種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
 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
明此可知民窮財盡之故大抵其弊顯者如
邊警如土木隱者如公門吏胥誅求細民以

及得道之流游手游食陰為國蠹將以救之
 不覺耳退之之意無乃及此歟

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

而理者其舜也歟一理字肯當作治此試進

○垂衣裳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

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人當作

宗諱作民字非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

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

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又典又
 日叙百揆又曰實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
 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又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
 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
 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為而
 理者何也封一作隨非是書見舜典將亦有深辭隱義
 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下或有疏
 遠矣非是已遠或作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
 德者也德下或無者字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
 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氏或作代或無
 已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
 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
 師問禮於老聃聞樂於萇弘是也此下或無雖字今
 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有所字
 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通
 或無而字○其
 意已具師說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歿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衣於既切今後倣此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於字或皆作于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聖人乎鳥或作焉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爭去聲或作諫非是歐公與范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爭陽城

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故公作此論譏切之後及裴延齡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懷慨引諍申直贄等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久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益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呂祖謙曰此是意勝反題格從前難到底已極了末後須用放他一下着蓋陽子在當時畢竟是個賢者大抵文字須當抑揚若作漢唐君臣文字先須取他長處後說他短處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責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此之謂乎樓昉曰此篇是箴規攻擊體

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相
看茅坤曰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
鍵如一線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
乎哉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學廣而聞多
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
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城好學貧
不能得書
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
六年已無所不通及進上第乃去隱中條山
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
大夫子下或無以字○城徙居陝州夏縣李
泌為陝號觀察使開城名泌入相薦為

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楊人皆以為華陽
寧贇東角名為諫議大夫子不色喜或無人字及色字皆非是○退之
九去陳言如榮字變為華字無喜
色變為不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
色喜可見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有艸字移易
或作易移○初城未
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今為諫官
必能以成奉職而城與一弟日夜痛飲人莫
能窺其際皆
以虛名譏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
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用前
言結
變却放下去不
覺文勢奔逸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

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

也之時之德或並無之字○茅坤曰若蠱之引三卦抑之便易勝而不甚費辭

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

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蹇上或無以字事下或有

上字○此段六句是雙關文法韓公特喜用之筆腕近弱則冒進之患生

應無用匪躬一節曠官之刺與王一節志不可則

而尤不終無也尤下或有之字終或作絕或作如皆非是○蠱上九象曰

志可則也蹇六一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

象曰終無尤也今陽子下或有實一匹大四字或作實一介之夫下再出陽子二字或作實匹夫陽子亦

再見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

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或無視政之於字

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

於其心百世中忽著一譬喻與原道坐井而觀天同法問其官則曰

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

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夫下或無

之字○一派文氣全學孟子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

為得其言言乎哉乎上或無複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若作讓得其

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茅坤曰以得
 下三段皆用三且字故為進步作波瀾
 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丟無一可者
 也陽子將為祿仕乎郤實曰不消多語只看
陽子將為祿仕乎一轉
當令陽子飽頭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
 吐舌不敢伸氣
 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安乎辭尊而居卑辭
 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
 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
 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
 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

哉秩祿或作秩秩○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

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

名者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畫言以

招人過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讀招

為翹招舉也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

之闕注亦云招舉也又過秦論招入州而朝

同列蘇林亦音翹宋元憲曰考他書故雖諫

未獲為翹之意作音者必當有所據

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

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

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周書君陳○王守仁曰前面意思已說盡了
 生意只在再設問處斡旋一節深於一節

坤曰有_レ此_レ轉_レ方_レ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
 波濤亦塞_レ後_レ路_レ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入則諫其君出不
 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
 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
 嘉其行諡擢在此位夫陽子下無一本以起
起陽子說不犯重亦不冷濤如千官以諫為
斛泉隨地而出有許多情趣在名誠宐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
 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
 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

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
 無窮也王整曰此段是明目張若書所謂則
膽說甚疎暢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
得醒學史記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
檀弓文法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各非是又
翻下段作波瀾就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
 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
 深也議端全在守其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
 非有求於聞用也有下或閱其時之不平人

之不_レ又_レ得_レ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
天下也必或作不孜孜矻矻久而後已苟音窟故禹
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
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
天命而悲人窮也有而字夫天授人以賢聖
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
也補上一有自字指言天之所授也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眾人之不足是耳故下文云云云其說非是者下無也字耳目之於
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

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
者聖賢之身也目下或無也字樓助日更他聖賢時人一語真名世之見各世之言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
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
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則將或作且將於賢或作於身
皆非是○茅坤日愈擊愈緊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
而惡評以為直者或無欲字若吾子之論直則直
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格人
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

乎音翹說見前○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于淫亂之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前段文擊陽子直是說他無逃避處此段假或人之辭以愈曰君子居攻已其言亦甚峻文法最高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一作而言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王維楨曰論亦擅世之奇到末自分疏而以善人能受盡言獎陽子却亦回互得好冷陽子聞之亦

心平氣和引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哉或無哉字○此末句結得妙絕蘇子瞻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結句乃云雖然

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增亦人

傑也哉其法本此茅坤曰就應第四問就作

禱尾應起處分毫不可此極文家匠手處

改葬服議

儀禮疏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

大飲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定同也

其服總者臣為君也子為父也妻為夫也親見尸柩不可無服總二月

而除之○退之此議析理明暢立論詳辨是羽翼

經曰改葬總見儀禮喪服篇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

之禮總舉下緇也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

禮總舉下緇也緇謂遠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

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

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

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

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

當惟云總也云一作言○茅坤傳稱舉下緇

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

其服輕也最輕下或無者也江熙曰禮天子

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

凶况其緇者乎或無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

輕自江熙以下皆莊公二年穀梁傳注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

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

親也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非服鄭文服總三月注云訖葬而除

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

也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批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文子又曰

韓詩外傳卷之四

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者字或有也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亦孔叢子之文未下或有除字非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時下或無而字○春秋宋穆公羊傳曰過時而不葬之日謂之不能葬之也若有故而未葬雖與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

先主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存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或無改葬者為是字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呂覽惠公說魏太子昔王季歷葬于澗山之尾樂水齧其墓於是更葬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諸本無故字考左傳隱元年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葬也○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喪事有進而無退禮檀弓文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

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
妻稚而不能自還無而下或甚者拘以陰陽與
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
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
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
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
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
當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或曰喪
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

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
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
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
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
而後除也似或作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
而除之今定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
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啓下或有
或無既字今按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則
或本非是○唐順之曰愚竊以總以三月服
之常也而改葬之總不必三月也何當曰妻
改葬而除覆墓後則不必更服矣

為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如二字非是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舊注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此韓

公應試之文一味平暢末路差道健峻潔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駮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于周廟邦甸侯衛駮奔走執豆籩駮大也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駮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

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子或無之字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所進或作進所或作進以進或然作道○又一轉入才有議論

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
 教化可以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
 不可移易明矣或無然字稷下或無之字今議者謂學生
 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
 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或亦
 以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
 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
 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
 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

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
 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
 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彛鬯洗其周旋必不
 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
 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
 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
 之謂歟非上或若知此不可此或將令學生
 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
 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

各苟無也教或作數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
 於其舊不存則不可為已又況不知其舊哉
 什或作然非是如下或有不於字○商考之於
 君傳利不百不變法工不十不易器考之於
 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
 實則失其宜失或作去非是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
 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一本此篇前後有

禘祫議

或作禘禘非是按篇內皆作禘禘者詭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祖之廟禘祫之議考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

儀使顏真卿議左庶子李嶸等七人
 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一人議司勳
 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
 府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
 南仲等獻議二十七封尚書王紹等
 又十又一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衍之
 公所排不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間惟
 顏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
 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昭昭
 穆附獻懿二主于與聖廟禘祫就本
 室饗之凡二十年乃失○退之一文
 士耳其原道一篇及禘祫改葬服二
 議已醇乎儒者矣具見學識正大知
 大禮處其文典雅論朱熹曰此等
 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
 只用當時體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
 通行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亦未嘗
 敢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

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他人自不能及耳虞集曰韓公平生為文奇奇怪怪獨於議論典禮處文詞甚醇雅此議與改喪禮議當並漢劉歆韋玄成等議相參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時貞元十八年宮令百僚議限

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

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

祀事宗下或有廟字非是凡在擬議不敢自專或在作

疑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

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

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

志切效忠而自言則作切為是今輒先舉

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

永藏之夾室廟或作之見貞元七年八月

德始立四廟追謚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帝會祖

日懿王皇祖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帝考曰元

皇帝廟號世祖曰玄宗紀開元臣以為不可夫

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

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

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

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

祭焉或作登焉二曰

獻懿廟主室毀之瘞之

毀下或無之字或毀

上之字疑當作而

之字再無之字今按

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

壇時戰切禮記注

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

陳於太廟而饗焉

禮記遠廟為祧注遷廟之

中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

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先創立九廟

六月增太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

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

室各遷於其陵所

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

世則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

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

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

也

遲諸本一作違以意改也甘泉賦徼祗郊禮

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

考功員外郎陳京同

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按唐書天寶二年加

號玄宗皇帝曰大聖祖又追號大聖祖父周

上御大夫敬曰先天大皇咎繇曰德聖皇帝
 涼武昭王曰典聖皇帝改西京玄元宮曰太
 清宮東京曰太微宮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
 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或
 其於或作於其有爲字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
 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父
 非又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部郎
 等十一人又曰獻懿二祖猶中柳冕臣又以爲不可
 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
 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

稀四字本無去壇去墀四字之遠作遠之今議
 皆非皆非管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春秋公羊傳
 是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也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
 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
 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
 則於義不通此又說者皆所不可其所一作
 義或入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若作別廟則
 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
 其所若以無可禘祫之所而遂直廢其
 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故臣
 傳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

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

祭之詩商頌玄王極擬注契也后稷見大雅生民篇按史記三代世表契稷皆出自

帝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

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宐非傳於後代之

法也蓋以或作益傳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蓋言子為父屈也見左傳文公二十二年蓋景皇帝雖太祖

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懿定

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定從昭穆之列祖以孫

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入情之神或非是

又常祭甚歟合祭甚寡或作類新書則是

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

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顏真卿廟享議

以受命始封之功處不世不遷之廟配天崇

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

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爵族之禮廣尊天之

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

天下率循孝悌也○朱熹曰韓公本意獻祖

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

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

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

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一

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

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

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

之祭常以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王道曰韓公議此甚是且謂禘祫之時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可見禘祫之禮昭穆咸在不止如昭穆所云也但未嘗明獻於二主宜藏何所且前既以來室為非矣又取禮記所云藏於祧廟百世不毀之說不知來室與祧廟何以分別有尊卑否也凡此韓公皆未明言獨朱子推之以獻祖為始祖百世不遷懿當遷於西來室云云愚恐此是朱子意耳韓公之意未可知果何如也且既曰太祖祖便當太廟東向之位今云以次列於諸室甚是不通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

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議下或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此皆糟粕之論不啻窺得顏氏一此皆抵以其省試之文故存之但筆談云昌黎應試題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論主試官乃陸宣公贊也初閱昌黎卷黜之不叙次年復試是題陸宣公復主試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竟中第其說恐不足信固有志狀年譜可按也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
 日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日或
由或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
 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
 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
 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
 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
 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
 而後為過也所上或有生于其心則為過矣
故字非是

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
 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
 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誠者上不
或無自字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
 之言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
 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

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
 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亦不
亦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
 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無不以富貴妨其道
 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
 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
 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以謂其
 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
 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

遠

或無不然字下

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

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

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

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或無謹論二十字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祕書官稱也

以祕為人名及論作問又稅下無書
字者皆非是稅當作稅其字从衣輸
茵反亦音吐外反 ○博雅過制追服
謂之稅 ○退之既為此書宋劉原父
亦嘗辨其說而論之曰會子曰小功
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韓子嘗吊於人見其貌威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之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聞於新故歟哉甚矣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為服者至親之恩以基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總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止于祖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不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總其情至于是也且其情而為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以而大功無

加者親親也亦有加以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期斷小功不可不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期斷小功之不及稅一也夫曾子於韓子隆於情而不及之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離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之則免祖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祖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以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時其亦愈平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
 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以上諸本有是字
 鄭注無此語只云以已之恩怪之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
 功有不而字小功服最多功服或作親則叔父
 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
 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或無禮浴人
 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功服或作功之服適
十一至十九為長殤十一至十五為中殤十八
歲至二十為下殤十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
未三月月為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
不以為殤

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人或作時各下或
字亦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
 貧計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
 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
 為之服者豈率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
 聞於新故歟哉上有字下有今特以計告不及
 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
 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而其服
 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感感或作感
容類下或有

於字或作服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
 稅下或無者字之所謂不稅果不道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
 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
 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憚示
 及幸甚幸甚泥水馬羸不敢出果鞠躬親
 問而以書弱一作溺○唐庚曰泥水馬羸弱
 此為文下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
 之法也深或快息尤深作甚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

兩不遇上一相感慨

或無太學生字傳作書非是○茅坤曰此篇在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

諸本作二十餘年或

作二十年餘或作廿年餘按說文廿音入一十弁也舟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行玉廿穀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廿為一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亦皆然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
 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
 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
 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
 以聞於天子之升或作升之京師諸生以薦

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名下或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有為字禮部立下或有歎字而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子厚作陽城遺愛父母俱全具或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及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

請諭留蕃或無論字諭或作論○國子太學七月城自諫議大夫四門律書第為六館貞元十一年夫罷為國子祭酒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貞元十一年九月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一本歐陽詹生如中史稱固生樂或者曰蕃居太學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一無非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

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
 從亂茲非其勇歟此此禮切○建中四年十月
 月涇原軍亂推朱泚為主
 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茅
日應轉禮部
 不薦本意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
 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
 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
 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溪之高下然則澤之
 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氣上或
 之字○孫
鑛曰一路叙事精簡得此
 一段議論陡覺姿態橫生故凡貧賤之士必

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茅坤曰
 篇本旨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或
 無亦字

答張籍書

公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意
 謂薄晚須到公府即尚為佐
 於汴州時貞元十一年也新史曰籍
 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為駁雜之
 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
 若揚雄孟軻以垂世即謂此書也籍
 遺公書云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
 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
 所為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恠詭異
 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
 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
 老之術教人使人寢惑揚雄作法言
 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
 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

世譁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洽而熾天下之言以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于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于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蓋為一書以與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為也曷可俯仰於俗器豈為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

也此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入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以累於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以為損况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廢棄時且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為或有不出于世之守常者竊未為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揚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籍遺退之書固無可議退之答籍籍自認商論不能下氣或有不似之正是不能下氣處然其言亦灑灑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人上

字或作衆今按人人乃衆人之義此篇下文
 及後與孟東野書別本歐陽詹哀詞皆有之
 然不見於它書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
 疑當時俗語也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
 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
 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
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字非是言下或無意字今乃大得所圖脫然
 若沈疴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
 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
 為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
囂音楞見上或有此字

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離耳宜之於口書之
 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
 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或作僕者耳僕
 自得聖人之道而論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
 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
 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論之
 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
無下或有或入無字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
 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

之未至也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更有至之不能四字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
 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之六十然後為
 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
 駸雜之說與下或無復出人字說見前駸雜之說與下或無復出人字說見前
 有六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都以此
 書勸之耳而不知籍此書乃與公酬答於貞
 元佐澤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
 元和七年所撰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
 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
 愈為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年出為永州司
 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此吾所以
 後此書十有餘歲據言未可憑也

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
 浴而譏裸裎也程或作體○裸裎字若商論
 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
 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
 言不能盡言或無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一書云籍不以
 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
 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
 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
 人久矣誠以世相浴化而莫之知所
 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
 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論之

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
爲至也夫處一一位在鄉其不知聖
人之道可以言論之論之不入乃舍
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
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論之
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論者
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
爲書爲書而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
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
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
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
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爲况
有疾疾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
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
待之六六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
矣今執事雖參於我府當四海弭兵
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
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

性度已育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
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之六六乎執
事目不觀聖人而究聖人之道其不
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
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
之後聖人已有所定制故也若顏子獨
立於世必有所以著也古之學君臣
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
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
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
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
爲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
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
揚雄之世不自論者以與聖人之道
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
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
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
拊林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

苟正之不得易所不至焉或以為中
 不_レ失_レ正_レ將_レ以_レ苟_レ悅_レ於_レ衆_レ是_レ戲_レ人_レ也_レ是
 玩_レ人_レ也_レ非_レ示_レ人_レ以_レ義_レ之_レ道_レ也_レ○籍第
 二_レ書_レ更_レ切_レ當_レ乃_レ退_レ之_レ益_レ不_レ能_レ下_レ氣_レ答
 之_レ不_レ免_レ自_レ多_レ強_レ詞_レ翹_レ固_レ好_レ立_レ言_レ時_レ人
 有_レ下_レ以_レ退_レ之_レ此_レ書_レ相_レ示_レ者_レ翹_レ曰_レ予_レ不_レ能
 學_レ退_レ之_レ多_レ所_レ顧_レ思_レ但_レ聞_レ太_レ史_レ公_レ云_レ成
 一_レ家_レ之_レ言_レ藏_レ之_レ名_レ山_レ傳_レ之_レ其_レ人_レ耳_レ如
 其_レ身_レ在_レ史_レ館_レ斷_レ不_レ為_レ子_レ厚_レ所_レ責_レ也_レ黃
 震_レ曰_レ退_レ之_レ答_レ張_レ籍_レ兩_レ書_レ諄_レ諄_レ然_レ自_レ解
 未_レ可_レ著_レ書_レ闢_レ佛_レ之_レ意_レ及_レ解_レ駁_レ雜_レ之_レ議
 其_レ實_レ張_レ籍_レ益_レ友_レ也_レ愛_レ公_レ之_レ深_レ者_レ也_レ唐
 順_レ之_レ曰_レ本_レ是_レ三_レ節_レ文_レ字_レ而_レ活_レ動_レ不_レ羈
 茅_レ坤_レ曰_レ退_レ之_レ不_レ汲_レ汲_レ著_レ書_レ固_レ其_レ力_レ之
 未_レ至_レ抑_レ其_レ時_レ之_レ不_レ暇_レ耳_レ而_レ云_レ云_レ者_レ乃
 從_レ為_レ之_レ辭_レ然_レ其_レ文_レ特_レ工_レ甚_レ孫_レ鑛_レ曰_レ肉
 款_レ可_レ聽_レ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
 而或_レ拂_レ其_レ邪_レ心_レ增_レ其_レ所_レ未_レ高_レ謂_レ愈_レ之_レ質_レ有_レ可
 作_レ之_レ以_レ至_レ於_レ道_レ者_レ浚_レ其_レ源_レ導_レ其_レ所_レ歸_レ漑_レ其_レ根_レ將_レ食
 其_レ實_レ此_レ盛_レ德_レ者_レ之_レ所_レ辭_レ讓_レ况_レ於_レ愈_レ者_レ哉_レ
 者_レ抑_レ其_レ中_レ有_レ宐_レ復_レ者_レ故_レ不_レ可_レ遂_レ已_レ咎_レ者_レ聖_レ人
 之_レ作_レ春_レ秋_レ也_レ既_レ深_レ其_レ文_レ辭_レ矣_レ然_レ猶_レ不_レ敢_レ公_レ傳
 道_レ之_レ口_レ授_レ弟_レ子_レ至_レ於_レ後_レ世_レ然_レ後_レ其_レ書_レ出_レ焉_レ其
 所以_レ慮_レ患_レ之_レ道_レ微_レ也_レ
 或_レ無_レ然_レ後_レ二_レ字_レ今_レ夫_レ二_レ氏_レ之_レ所_レ
 宗_レ而_レ事_レ之_レ者_レ下_レ乃_レ公_レ卿_レ輔_レ相_レ吾_レ豈_レ敢_レ昌_レ言_レ排

之哉乃或作及○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上自天子亦宗事一氏之意但退之何以有此畏縮語然則論佛骨表是亦不可已矣乎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嘒嘒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一作於書仍無吾字者皆非是○第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奔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

亦甚矣

窮或作躬甚作窮皆非是甚又或作至

賴其徒相與守

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

存也可冀乎

第一段言著書之難以無羽翼其道者○或如退之言則著書者必先植黨

存也可冀乎

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

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下及乎或並作至乎句下無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

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第言著書不可輕易，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有為字，或無世字，却將不著書，作餘波。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堯、禹、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遠感感。

於吾所為哉？其何或作又何。到此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遺，勝也。非好已之遺，勝也。已之遺，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遺也。論上或無商字，考張籍本，書實有若好，下或。有已字，或無然字，或無非好已之道，勝也。一語，雄下或無所傳也。二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若上或，有傳者，二字以或作所，皆非是。此段傍及追說前書。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

子其復之管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
 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
 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能字本皆
作爲考之
記實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
武不爲也則此爲字當作能字乃是但論衡
嘗引此以關董仲舒不鏡園事正作爲字疑
公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今按作爲無理必
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
後漢無理之論衡也况公明言記曰而無論
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據公本
語依禮記定作能字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爲
字一本惡作鳥無
 於字作其爲字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
別庶幾一求
孟君孟郊東野也○方高談愈
謂論却又將叙事作餘沙

再拜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四終

草書自序卷之四

口

書目

<p>共</p>	<p>十四</p>
----------	-----------



